



# 不读《湘江》岂有词

邝厚勤

在我漫长的阅读生涯中,《湖南日报》是我喜爱的报刊之一,她是让我和所有忠实于她的读者受益终生的好报纸。自从有了阅读能力,我就喜爱阅读《湖南日报》,但真正从心底喜欢上她,还是在我走出大学校园步入社会,阅读她每周一期的《湘江》文艺副刊之后。

一份报纸要想吸引读者的眼球,就得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湖南日报》的《湘江》文艺副刊体现了这一办报宗旨,始终是富有个性特色、高品位、高质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不久的我工作之余爱上了文艺创作,先习戏剧,后主攻歌词。当时我在中学执教,苦于社会活动圈子狭窄,视野闭塞,生活单调,于是每日将能搜集到的报纸尽可能找来阅读,间接地体验生活,扩大知识视野,积累创作素材。《湖南日报》成了我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每期的《湘江》文艺副刊刊登的文艺作品,我篇篇必读,特别感兴趣的还反复读上几遍甚至背诵。1981年5月,我从《湘江》文艺副刊上读到一幅题为《喂鸡》的国画,衣着朴素的农村大嫂端一碗剩饭喂一群鸡,旁边的小男孩举着小棍子赶一条与鸡争抢食物的小黄狗,画面构图简洁,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顿时让我遐思逸飞,于是我以《小帮手》为题,写下了我平生的第一首歌词:“小帮手,小帮手/妈妈摘瓜我提篮/妈妈喂鸡我赶狗/妈妈缝衣我钉扣/啦啦啦/啦啦啦/放学回家爱劳动/我是妈妈的小帮手……”我麻着胆子将歌词投寄到音乐文学的皇家刊物、中国音协主办的《词刊》,想不到很快就刊登出来,被全国各地十多位作曲家谱曲,其中由南京市作曲家陈颖谱写的童声独唱被文化部评为1984年度全国优秀少儿歌曲创作银奖,曾两度作为每周之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出。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写作歌词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与歌词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1996年7月,我在《湘江》文艺副刊读到一篇描写苗家生活的散文诗《赶秋》,平素储存在胸中的生活积淀像干柴遇到烈焰倏地被点燃,心中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己,一首题为《晒秋》的抒情歌词像一股山泉,从我的脑海中汩汩流淌而出,我来不及找纸记录,拿起笔就将一句句歌词快速记录在报纸边缘上,晚上稍加整理润色,第二天投寄给了《词刊》,发表在当年的第五期上,深得众多作曲家青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涌现出十多个不同版本的歌曲,相继刊登在《歌曲》《解放军歌曲》等国家一级音乐杂志上。这首作品让我接连捧回了国家文化部“群星奖”银奖、国家广电总局“广播新歌奖”银奖、广西首届国际民歌艺术节全国征歌大赛创作金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大奖,后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首唱,参加了1997年首都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相继被收录进《乐海真情》《同一首歌》《中国当代歌词精选》等多部专集中。

回首驰骋词坛30余载的心路历程,《湖南日报》和她的《湘江》文艺副刊不但给了我艺术养分的滋养,创作灵感的激发,生活素材的积累,知识视野的开阔,更给了我精神层面上的关心关爱,曾多次对我微不足道的创作“业绩”进行宣传报道,刊发过我多篇歌词、散文随笔和文艺评论。由于她的激励和鞭策,迄今为止,我已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含广播、电视)发表作品1000多件,出版了三部歌词专著和《中国当代词作家作品经典·邝厚勤专辑》CD光盘,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一百余项,多件作品被选入大学、中学和小学音乐教材,连续三届被选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我心中饱含对《湖南日报》和她的《湘江》文艺副刊难以言表的感动、感激和感恩!她,是流淌在作者、读者心中的“母亲河”,以她丰润的乳汁滋养了千千万万个读者和作者,赢得了人们对她的深深挚爱。欣逢湖南日报70华诞喜庆之际,我在这里由衷地赞叹:不读《湘江》岂有词,《湘江》为我添灵感。



## 我与湖南日报 征文

在如今这个节奏明快、步履匆匆的社会,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文学名著,篇幅短、节奏快的微小说便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其短小精悍的平民性、天然的精炼性也更适应如今快餐式阅读,其曲折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现代表达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愉悦感。湖南常德的家人们致力于用微小说浸润和启迪人们的心灵,每年都会发表1000多篇作品。“武陵微小说”已经成为湖南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现象。“善德武陵”杯微小说大赛、“武陵国际微小说节”等已经成为湖南文学的重要品牌之一。

### 常怀善德,守护社会文明

“天下为溪,常德不离。”《老子》中有此告诫,常德地名便来源于此。武陵微小说中有许多表现善行文化的优秀作品。善卷设坛,开启了武陵德文化乃至中华道德文化的源头。在这种积极向善精神的指引下,武陵微小说为武陵德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又为武陵德文化的发展创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武陵农民作家伍中正常在作品中描绘各种善行,如《受伤的鸽子》中袁四收养一只受伤的鸽子,妻子因此与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最后是这只受伤的鸽子唤醒了他们之间的爱,让他们重新回到了从前状态。戴希《童心》写想靠行乞致富的伪残疾人被单纯善良的童心打动,让读者受到心灵的洗涤;作品前半段以父女俩对话为主,当女儿准备给乞丐钱时,“双腿残疾”的乞丐却拔腿就跑,因为他听到了父女俩的对话,知道女儿宁愿受骗也不想错过行善的机会,被女儿纯洁的童心打动,“女儿愈喊,他愈慌张,跑得愈快”,这一画面与他前面的乞丐

# 写给乡土和长辈的致敬之书



聂雄前

湖南有条江,湘江,因了她的北去,好多人都视之为湖南人性格叛逆的象征。其实湖南还有一条江,汨罗江,江水一直往西流,在汨罗市磊石镇注入洞庭湖。北去的湘江和西去的汨罗江,对“大江东去”“一江春水向东流”固有认识的颠覆,当然来源于三湘四水所构筑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境,也确实成就了湘人经世致用、忠诚血性、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族群共性和精神气候。

作为湘人的后代,我知道幕阜山和汨罗江本是多么平凡的存在,正如我知道我的先辈是多么普通和平庸。但是,当彭见明以他的生命灌注进这山这水这人,展现出我的先辈那熟悉得近乎陌生的生命形态时,我知道,《寒门之暖》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将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独特在哪儿?彭见明有正常的叙述、正常的姿态和正常的评判。

### “聆听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寒门之暖》的叙述之所以是正常的,就因为彭见明不允许用条文概念固化历史,也不指望自己掌管历史规律的解释权。他通过回忆自己的九位长辈——太祖母、曾祖父和曾祖母、祖父和祖母、外公和外婆、父亲和母亲,真切地感到“一个家庭是一条河流,我有幸最大限度地看到了这条河流的长度和鲜活,从以上四级长辈的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形成。我在一个层级完整的羽翼下长大,源源不断地聆听到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彭见明的自我定位就是“看”和“听”,因此他的叙述不疾不徐,完全根据自己的感觉抒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的叙述使我们熟悉的历史焕然一新,格外严峻的抗战救亡,格外紧张的阶级斗争,格外敏感的恩仇爱恨,随着生活原生状态的叙述展现,或松弛,或消沉,剩下的只有对历史的深层理解。

彭见明不再把历史作为心灵的外在物,而是把自己活跃、能动、善感的主体整个融在历史之中。主体与历史一同跃动、一同共振的结果,是作品一切的情节、背景、场面、人物全部被作家的主体情感所浸透、温热、拥抱,出现许许多多新鲜的诗意、发现和奇想!

“我的崇拜”这一章中写老祖父年轻时梦中揭宝,获几麻袋银圆,让手下的伙计们“见者有份”。那场面的精彩,那细节的准确,那人物的传神,那乡约背景的导入,活生生地将睡梦时分的无意豪赌变成梦醒时分的皆大欢喜。到新中国成立时大多被划为地主富农,而他们的老板——作者的老祖父却只“评”了个下中农成分。勤劳的、很用心的、讲义气的老祖父

怎么破产,怎么一蹶不振,怎么在漫长的后半生中安天乐命,是命运的玄机,也强烈地显示出历史评判尺度的或然性。

### 抓住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

彭见明每一个长辈的经历都有沉重的内核。像老祖父,“手头宽裕的时候,这地方上下十几里的人家,恐怕都借过他的钱,他这人大方的,只要人家开口,只要荷包里还有货,没有不给的”。但日本人打进后来他家业败了没人还钱,后来解放了也没人还钱,老祖父通达,临死前叫后辈将一箩筐账本烧掉,断了后人日后要账的念想。

在《寒门之暖》里,彭见明正常的叙述中还有一个坚硬沉重的内核,就是祖母的“会打瞌睡”:干活干得实在支撑不了能够靠着墙睡,坐在椅子上睡,与人说着话低头就睡。因为祖母嗜睡的遗传,“迄今为止,流淌着我祖母血液的后裔已逾百人,好像还没有发现患过失眠症”。想一想,这与《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多么吻合!

而这种来自时代对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压迫所造成的疲惫,真实得让我们陌生。彭见明不是被历史的沉重所震惊因而作为历史的追述者,而是企图感动和激活历史的当事人,他既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历史,又把自己化成人物,这样他的创作就势所必然地突破规定情景,写出他不可能知道的历史当事人的隐私、瞬间筋肉感觉和刹那间的微弱情绪。他的一个叔父居然练成了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的本领,“但有一个条件,他不能领先也不能断后,必须居中,只要前后响着脚步声,他就会睡得安稳,前面的脚步上坡,他可跟着高抬脚步。碰到缺口,前面跳跃,他也能用同样的尺度随着跳跃”。

借助“嗜睡”这个真实得有些魔幻的“梗”,彭见明给予我们百年如一瞬的奇特感觉,历史中有现实,现实中有历史,实际上历史是一个生生不已、无止无休无尽头的过程。正因为抓住了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抓住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承与因袭,《寒门之暖》没有抛弃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本质精神,而是用历史主体化将这种真实、客观和本质精神带上了当代人的体温。

### 超越对农民文化苍白的批判或虚幻的赞美

20世纪末的中国乡村是乡土中国的最后风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行将崩溃。“最后的乡村”这一无形的悲剧氛围造就了一位真正的乡村抒情作家彭见明。他以甜润的歌喉咏唱着属于这最后的乡村的美

丽的忧伤、淡漠的希望,至情至性的文字表达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切了解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无限关注。

彭见明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读他的《那山那人那狗》《大泽》《平江》《玩古》《寒门之暖》,仿佛他就是一个旧世纪的送行人,他的眼里有似血的夕阳和如海的苍山,但暮色苍茫中并不尽是萋萋芳草、古道西风和遍地废墟,他的眼里更多的是漫山遍野生生不息的苦心直指苍天,遍地夕烟中稼禾拔节的脆响响彻大地。

彭见明不是充当忧郁的凭吊者和旁观者痛诉家史,而是以与平民百姓分享艰难共担困苦的姿态,从整体上超越了以往对农民文化苍白的批判或虚幻的赞美,将自己的努力融入农民的耕耘和憧憬之中。这是他历史主义评判与道德主义评判达到高度一致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家和家族的题材数不胜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如既往,对社会启蒙进步的渴望一如既往。这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是教育农民”,于是,有了农民题材小说中几成永恒的启蒙与批判主题。但历史的事实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顺境中,农民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推动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经受挫折时,农民群体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苦难承受者。当我们目睹平江彭家第五代、第六代浩浩荡荡地成名成家、发家致富的伟大景象,应该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农民是最信共产党、最跟共产党的,重要的是教育干部,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要制定好政策和执行好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台的一系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尊重人性的政策,四十年间就将几千年乡土中国“聚族而居,立祠而治”的悠久传统彻底打破,村社作为家庭(“血亲”)的延伸,由于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消融,封建宗法制度形成的乡村超稳定结构应声瓦解,农民这个卑微的群体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廉价劳动力和起飞加速器。

《寒门之暖》之所以不同于现当代农民题材文学作品主流的“启蒙”“批判”主题,或许是因为他完整地经历了这段加长的历史,或许是因为他对既成的历史评价、结论有朴素的反叛,形成了自我的独立思考。“他们就让我看着他们怎么活,将千言万语隐藏在他们活着的全过程中,像一本无言的书,他们坚信我能在书中读到什么。言传是苍白的,身教是厚重的。”彭见明最后的陈述,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世界最发达的乡土文明送上了赞美,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人类最文明的血亲关系送上了颂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

(作者为海天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 武陵微小说：以传统文化品格教化人



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幽默的乐感中让读者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童心产生共鸣。欧湘林《看电影的瞎女人》写男人与女人看电影时不谈论电影,引起周围学生不满,旁边一位老师一语道破了她双目失明的原因:这位是个女老师,在一次火灾中为抢救学生致使眼瞎……

### 崇尚孝道,弘扬传统美德

武陵微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孝的内容。常德是“善德”之乡,“孝道”自然成为武陵微小说中重点体现的传统

文化品格。孝敬父母绝不仅仅应该在物质上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情感上、心灵上、人格上对老人的关爱、慰藉

和尊重。王祉雯微小说《奶奶的宝贝》中,三个孩子起初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老母亲,当听说母亲有宝贝后,对母亲的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请母亲吃饭,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最后知道老母亲的物品不值钱后,三个孩子又回到了无情的状态。通过写孩子们对母亲态度的两次转变,作者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中不孝顺父母的现象,力求引起读者反思。

戴希则在《儿女》中塑造了不一样的“孝子”:“小儿子”照顾老太太任劳任怨,无微不至,远在美国的大儿子却连老人的葬礼都没有来,一对比,“小儿子”的孝顺让人为之动容。最后“小儿子”的身份显露,原来他只是女儿为老人购买的智能机器人……如果说这一身份已让人惊讶,最后“小儿子”的感动、颤抖甚至极度

悲伤选择自杀的表现,则足以让读者感到灵魂的震撼。“小儿子”的孝子形象和机器人身份,是传统孝道和时代进步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现代表达。

### 反腐倡廉 紧跟时代步伐

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戴希的微小说集《死亡之约》中有大量廉洁文化内容的作品,且多通过反讽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核。如《家庭议廉会》入木三分地揭示、对比了清官和贪官的境遇;《数字没出官》中马乡长谎报数据,被评为全县发展乡镇企业的功臣,到处作报告吹嘘,但最后县里出台新政策,马乡长所在的乡镇需缴最高税费,其他乡镇则得了补助……戴希的微小说顺应时代的潮流,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廉洁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使武陵微小说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武陵微小说作家们将传统文化品格融入作品,为传统文化品格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懈努力。当然,武陵微小说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品格绝不止上文所说的德、孝、廉。这些微小说篇幅短而道理深,语言明白却耐人寻味。

积水成流,聚沙成河,一篇微小说或许太少,一大批微小说作品体现的文化品格却足以起到教化人的作用。武陵微小说创作通过观察、探索和发掘,提炼中华文化中的正能量精神,运用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融会贯通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发挥其积极意义,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武陵微小说研究”课题组潘宁峰、郑宇、周琪、卢勇环、夏思思,指导老师汪苏)